

佳音

7.7
2.6-7

余英時著

現代學風



3 0538 7859 5

857.7
952.6-7

我兒的歷史

(代自序)

“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夢裏也從未曾浮漾過這種幻想，地球之45度緯線上竟會有了我的足跡。

北部的河山早褪去她妍豔的霓裳，綿綿地雪華隨着連日的陰霾佈滿大地。鐵路旁的電炬在風雪中顫抖着，我感覺這是我生命之象徵——它不僅在白色的風雪中掙扎着餘生，而且還在以它微

[1]

05445



弱的光鏗於黑暗中示人以出路啊！

L君在雪華飛颺的月台上剛說一聲“平安”，
車輪便蠕蠕地輾動了。

從窗口退了轉來，一個人便幽靈似的默默地
整理被褥，心裏祇磅礴着空虛孤寂和恐怖。

“關內關外報……”着綠衣的車內售物者抱着一
大束報紙。“先生，買一份嗎？……”

“申報有嗎？”

“有，一毫子一份。”

許久未見南方的報紙，這份申報的廣告都幾
乎被我閱遍了。在這中間，發現了一條能集中我全
部注意力的廣告。

“啊，角力?! ……”詫意和歡疑充滿着胸臆。
“是三年前的舊作了把? ……”我的記憶力在反問
着自己。

三年前淒苦的往事，又在腦際中展佈開來：

‘五四’以後的狂潮將我從‘八股試帖詩’的故紙堆中蕩上新文化的彼岸。‘五卅’的帝國主義的大砲聲將我從自然的懷抱中黃金的藝術的幻夢中震醒。

嘉陵江的寒流澆不熄內在的紅燄，巫峽的雲峯鎖不住‘從戎’的豪情！

——到廣東去！

內在陡起突變，情感幾乎變成化石！滿面淚痕的老母，愁眉深鎖的碧嫂，都以‘快刀斬亂藤’的鐵腕割斷一切柔腸情絲。抱着愛我如命的祖母的墳頭在墓艸上親了幾個沉痛的長吻，便瘋狂似的上了輪船，夢一般的浮出巫峽了。

踏上黃浦灘頭，正是‘五卅’後三月。

沒有完全抓着‘普羅列搭利亞特’的‘意德沃羅基’的初上階級戰線的小有產者，是很容易為現實

的既成社會意識所動搖的，因之繁華的上海又將我捲入了浪漫的情窟。

原定的計劃是‘到廣東去’，然而因為無間朝夕地出入於脂粉隊裏，行囊漸告空乏了。直到發覺了自己是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厄運中的時候。剩的錢已微乎其微了。

一個傍晚的時分，二洋涇橋××大旅社的三樓的一個臨街房間內，有三個青年圍着棹子討論一個迫切的難題；愁鬱晦色在他們眉宇間浮漾。

“怎樣辦呢？……”

“祇有向家庭求救了——餓死我們都在一道！……”

“這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我搔着頭髮發表意見“問題的解決是怎樣能使我們這幾個人的團體減輕目前的日常生活費，不然不僅旅館費這樣堆集下去償還不清，而且你倆的經濟來源大

家都知道，是非常困難的。我的意思是趁現在大家剩下的錢集起來還夠你倆到廣東去；你倆就先去。我呢，搬到××公司去暫住，那裏的經理與我有點親戚關係，喫飯當不發生問題。候四川的款兌來了，我再到廣東來。”

“不行，不行，留下你一人，我們就先走了……”

“這有什麼關係呢？！先後不是一樣，如果不照這樣辦，將來還要大家都走不動——我們用不着拘這些小節。……”

討論的結果：W,S兩君先赴廣東。翌日傍晚，我便一個人懷着無限淒愴移到愛多亞路的××公司去‘寄人籬下’了。

初出巫峽的遊子，朋友是認識得異常之夥，雖有二三位邂逅之交，但因窮得連電車錢都沒有那還有勇氣去會他們。只有關着房門悶坐在室裏翻

一些‘味同嚼臘’的舊書，此外便是‘喫飯’‘睡覺’。有時一個人也踱到歇浦灘頭去閒眺夕陽下的海景，自從有晚上受着浪漫的情感所衝動幾乎借‘波臣’之力以解決慘惻的人生和蒼茫的前途之謎以後，感情便受了一番理智的訶責，此後就更是‘足不出戶’了——那時內在的情感正在與理智作不斷地劇烈的鬥爭啊！

我的頭生兒——角力，便在這樣一種潦倒窮途的生活環境中胚胎了。

“啊，你還在努力於文藝的創作麼？”

同鄉W君是S大學的中國文學系的學生，一天早上他來××公司訪我，在棹上無意中翻出了一冊線裝的草稿本便這樣驚奇的問。

“開玩笑，無事時亂畫幾筆而已。”

“題名定好沒有？”W君翻了幾頁便這樣問：

真有藝術的天才，頂好是繼續寫完！……”

“這樣的褒獎真使我難過。”紅潮漲上我的兩頰了‘題名決定是角力。’

“角力，什麼意思呢？”

“你知道我是個唯物論的信徒，我是反對一切精神能支配意志”反對“意識能支配生活”的謬論的。現在不是有許多人在爭論着戀愛問題中的‘靈’‘肉’問題嗎？在我是絕對否定靈的愛能巋然成立的，我以為愛的基礎雖不完全是‘肉’，但物質的‘肉’確是兩性之愛的唯一基礎。譬如像‘辯證法’一樣：社會之一切上層建築的‘意德沃羅基’雖能反映到下層基礎，然而唯一的社會基礎仍還是下層的經濟組織。——‘靈’的愛在某種情形下也許有成立之可能，但那必是暫時的，最後的勝利仍是歸於物質的‘肉’！……”

“這篇創作便是在這一個基點上產出的麼？”

“此外自然還有從正面去描寫內地女性之非人的生活及滑稽可笑的兩性關係，從側面去攻擊舊禮教的卑劣殘酷，指出兩性青年的神聖戀愛中所發生出的一切不幸和罪惡，都應歸舊社會制度負咎。……不過這些意思是此篇的附帶雜見，主幹的意思還是在於描寫人性中的‘靈’‘肉’兩大‘力’的角鬥——在我的意識中是‘肉’的力戰勝了！……”

“真是未來的文學家！……”

“閉你的鳥嘴，不要再瞎捧了！……”

‘我覺得你不必到廣東去，就在上海住學校從事於文藝方面……’W君鬚鬚引我為他的同道者了，“我們學校明年春季便召插班，你頂好就住我們的文學系！……”

“好到好，其如家庭經濟不能供給何？！……”我喟然而歎了。

“沒有什麼，我們不都是一樣麼？！我們學校的

同學大半都是窮小子，但是誰也不願去顧及明天，更說不上瞻念將來；有飯只知‘揩油’，有錢便大家挪着用，——誰還愁死了沒有人來收屍？！……”

於是我的‘到廣東去’的初念便烟消雲散了。

一禮拜後，開北青雲橋頭的一個衙堂裏的亭子間內，便有一個十八歲的青年臨着窗口繼續在完成他的一篇‘處女作’的艸稿。

我兒角力，便在此時此地誕生了——那時他（角力）的娘纔十八歲呢！

一九二六年的豔陽時節，S 大學的衙當宿舍內有幾個青年在圍着看一冊用‘幻社稿紙’繕好的長篇創作。

“我來替你題字。……”遜竹君提起筆來便寫，我祇有笑。

“投到那裏去？”經權是善於戲謔。“賣幾個錢

來又夠你喫幾天……”

“這麼一個畸形小兒那裏就能夠靠它喫飯啊，祇要毛毛草草地把它撫養成人，從此不再要爲娘的操心淘力就謝天謝地了啊！……”

大家都笑了起來。

角力就此送交給幻洲的靈鳳君了。

就在這年的下季，角力的娘便被一輛黑色的囚車送往龍華監獄一共住了卅多天。出獄後數月，又夢一般地由黃浦灘頭到了黃鶴樓頭。但是我的兒却如‘滾滾長江東逝水’一樣不知漂流到什麼地方去了。

不久便聽說葉靈君也入了獄。

不久又聽說幻洲的命被‘一坵之貉’的白色獬魔革掉了。

但是角力的消息仍是杳然，我斷定我的兒已

在‘葉禰母’那兒歿亡了。

這都是兩三年前的往事了；這便是我兒角力誕生的一點淒苦的小史。

駛過松花江，浮進吳淞口；北國翱翔的孤鴻又飛回海上了。

就在抵滬的這一晚上，從‘現代書局’贈我的幾期現代小說中便看見編者的一段啓事：

“本期徐活螢君的一篇‘角力’，是在三年之前就寄我（葉靈鳳）的，因了原稿太長，在好個刊物的生死中，經了許多時日，一直到今天纔有機會在這個刊物上披露。我不認識徐君。三年以來，人事滄桑，更不會再知道過徐君的消息，更不會再接過關於他這篇小說的來信。今天特借這篇稿件披露的機會，在此徵請一下：希望有朋友們寫信來告訴一些關於徐君的消息——最好的當然是徐君自己能

有信來，設若他幸而不曾……”]

真的，“三年以來，人事滄桑，”中華黨國已換了好幾次‘朝代’，英勇的革命民衆已被殺死了百數十萬；可是我的兒却並未殒亡，即我自己也還“幸而不曾……。”

失蹤數年的小兒，於此得了個可喜的下落。

但是，我的歡喜並不是對於‘角力’的內涵意識和外形的技巧，而僅是被一種驚奇和‘趣味’的情緒所激動——也許是還有點‘舐犢之愛’的殘餘意識吧？！

“活螢，你怎麼會著這種小說呢？！……”一個朋友帶着滿面狐疑和鄙夷的神韻詰問我，“我不相信你現在會製出這樣的作品！……這種作品不是你現在需要製造的！……”

“對的。如果這篇作品是一九二八年產出的，

那連我自己也不會相信我寫字的手！……”我坦然地答覆這位朋友的責詰，“本來是三年前的舊稿，被你生硬地認為是現在的作品，那當然無怪你要懷疑了！……”

“啊，啊！……”

親愛的讀者：如果我知道你的意識是屬於那一階級的，我便能預知你對於我這篇作品的批評是怎樣。

親愛的讀者，我掬誠以告你：三年以來，‘滄海’早已變成了‘桑田’，‘桑田’也有變成了‘滄海’，在劇烈的‘勒芬溜基亞’的澎湃和轉變之中，社會階級分化早達尖銳而且嚴格的地步。我呢，內在的意識早已被偉大的暴風雨時代予以‘奧伏赫忒’了！

因此，創造‘角力’時代的我的‘意德沃羅基’早被我自己槍斃了！

但是這篇舊作在我一生之中有重大的時代紀念，它是我初上漂泊的人生旅途時期的產物，它是我被我埋葬了的前期意識的一點骸骨，它是我對於文藝之初試的‘處女作’，現在它更將予我以繼續努力於（普羅列搭利亞特的）文藝之創造的勇力！因此，我毅然應靈鳳君之徵而將它刊爲單行本了。

朋友們啊，

新生後的我已不是舊時的我了；

三年前的時代精神早送入荒塚，

‘角力’就是那荒塚上幾莖凋蕪的墓艸！

著者一九二八年，初冬時節，於法界榮陽廬

角 力

“青年男子誰個不善鍾情？妙齡女人誰個不善懷春？這是我們人性中之至聖至神；啊，怎麼從此中有慘痛飛逝？”

——郭譯少年維特——



傍晚的秋陽，斜發出無力的餘光，好似一個娜
嬾的人兒不忍離開她的情人在淚眼迷離的回顧。
蔚藍色的天空，浮着一朵一抹的白雲，很悠閒地緩
緩移動。蕭索寂靜的遠山，已薄薄的蒙上了一層微
霧；褐色的茅屋上都浮出淡白的炊烟來。城內文昌
宮報晚的鐘聲響了，無數的岩鷹羣集在鐘閣上面，
款款的好似在和着鐘聲的緩急的音節飛舞。阡陌
上菜圃邊一段兩段或遠或近的悠揚的鷄聲，夾着

那吱吱喳喳宿鳥噪晚的歌聲，劈如一座極大的風琴在撫複音一般。山巒裏白岩寺的鐘聲也散出一種單調律呂，好似在與文昌宮的鐘聲相酬應。蜿蜒平靜的遠江上浮着參差的幪幢舟艦，一點兩點的成黑色圓形，劈如宿在水面的沙鷗，又像停在中流未曾動的樣子。裊裊晚風代着一派涼意夾着那殘桂的剩香拂到人的面上來，使人身體蕩漾，感覺了一種虛飄洶醉的奇趣。那枯瘦了的樹葉兒，一片片的隨着微風潺潺落下。這時候的鄉村風景，中秋後薄暮時的鄉村風景，真是美妙得比雨過後的濃綠欲滴的春之西湖還美妙，比淚洗過後的埃丁園還美妙！就是Shelley Golthe Byron到了這裏或許也寫不出一首詩來吧；因為他的靈魂要被這美妙的景物薰醉，他的智慧之源情感之流要被這美妙的景物迷閉！啊，大自然的玄妙啊！

暨列癡癡的坐在一叢翠竹下面的一塊皚白石

上，在默聽那竹梢上赭黃色鳥兒的清婉歌曲。暨列聽到樂不可支的時候，不禁鼓掌起來；那幾隻鳥兒被掌聲驚起，鼓着小小的羽輪，口裏吱吱喳喳好似在抱怨的說道：“唯有你們人類，真是沒良心，真不配稱萬物之靈！我們費盡喉舌唱歌給你聽，使你們精神愉快，情感增進，你們不特不感謝我們，反還來驅逐我們！哼，真是垃圾裏的濁物……”牠連兜連飛的飄到那溪邊的一株清瘦小樹上去了。

“啊，可愛的鳥兒，美麗的鳥！你是自然的寵兒，你是高尚的樂師，誰也不能及的樂師！我擊掌是歡迎你，讚美你，你怎麼當我是在驅叱你呢？！……唉！假若我有一個理想中的愛人。很淑良而美麗的愛人，與我倆很熱烈的摟懷着，雙雙的坐在這濃綠的竹林下，領略這大自然的玄妙，領略得靈魂醉軟了，我倆便昏昏地睡去，一任那風兒來撫我們，一任那葉兒落下來蓋我們，一任

那鳥兒來唱歌讚美我們；……啊，那是多麼的快樂啊，無上的快樂啊！……但是，唉！這……
……………”

“暨列！你在癡想些什麼？！那不是你的愛人來了！”

暨列如在酣夢中似的，被這一聲叫喊驚醒了，急的回頭一看，這是他的好友藕人君儉站在背後含笑代諷的趣他。他自己也忍不着笑了起來。

“你幾時站在我背後的，我怎麼一點都不覺得？”

“我來多時了，你去想愛人去了，那有心管旁的事？！”

“你真是當 儉二’都去得了……………”

他倆又笑了起來；藕人君就在旁邊的一方石上坐下。

“你曉得不？有件很稀奇的事，說來恐怕你都

不信!”

“什麼稀奇事?”

“唐縵雲女士都要嫁人了!並且嫁的這個人很奇怪!……”藕人君含笑的說，接着又搖了搖頭嘆了一口氣。

“仲雯還沒有回來，嫁什麼人!……”暨列漫不經意的說。

“仲雯!什麼仲雯?你還以為是與仲雯結婚麼?!……”

“不與仲雯與誰?”

“哼，你還不曉得麼?!她是與 C 小學校的 F 校長結婚啦!唉，你說是奇不奇怪?! ”藕人君又接着太息了一聲。

“那有這樣的事啊，我不信!”暨列搖着頭代點疑笑的面容這樣說，“F 校長的那副‘鐘馗’樣子怎麼夠得上與她當愛人呢?並且她與仲雯訂了約的，

就是至死也不能變更的。人家不曉得，我却是完全知道。”

“你那裏曉得啊！你出去了一兩年，所以不知道這其中的變化：自你走後，次年暑期她就被 C 小學校聘為教員。C 校的 F 校長是著名的‘色鬼’，你早已是知道的！所以縵雲一進該校，就受了他的包圍。在起初人人都沒有料到會有這樣的怪事發生：因為縵雲與仲雲的愛情是生死不磨，並且她的人格又很高尚，思想也非常的純正；當然不會料到她會入了‘色鬼’的圈套！那曉得今年四月間，就傳出了一段不好聽的新聞來：說是該校的 L 教員有一天無意中跑進屋去，看見 F 校長把她抱在懷裏親嘴。L 教員趕忙退了出來；以後還有許多趣事被人家窺見……………”

“噢，那些不用說了，祇說現在他倆怎樣辦呢？縵雲的家庭答應了嗎？”暨列很着急地搶着這

樣問。

“後來全城都鬧動了；縵雲的父母氣得死去活來，要與縵雲拚命；可憐縵雲除了受家庭牛馬般的待遇外，還飽嘗了縣中一般人的譏諷和唾罵！可是木已成舟了，怎樣辦？祇好要求與 F 校長結婚。但是 F 校長又是有了老婆的呀。現在聽說還未弄妥；又有人說 F 校長似乎還有點不願意。……唉！將來不知怎樣結局呢？！並且仲雯也聽說快要回來了！……………”藕人君說到這裏很沉痛的太息起來。

“縵雲啊，是誰害了你啊？！這是誰所致啊？！可憐的縵雲，可憐的縵雲，你受盡了現社會的殘酷惡毒的待遇，然而社會上的人們反加上你一個馳名！哼！食人的現社會，你殘害了多少不幸的青年，你這戴假面具的偽道東西！縵雲這種行動能歸咎於她嗎？！這種行動就應受社會的譴責嗎？！假若你們是個與不幸的縵雲所處的境地一樣的女子，到了

相當的年齡，你能保持嗎？！你能避免誘惑嗎？！纓雲真的是有罪嗎？！哼！現社會的殘酷！人們的虛偽無情！孰有過於此者啊！地球啊，你趕快的爆裂了罷！宇宙啊，你趕快否塞了罷！………………”

“唉！………………”藕人君也跟着歔歔起來。

………………

蔚藍色的天宇，染上了一層墨汁，白的雲也變成了黑色，一團一簇的分不出層次。大地起了一層濃霾，好似自然之神垂下了一輻極大的死幕，將宇宙的萬彙都罩在裏面了。祇有那疏竹叢葉的接吻聲，葦草野花夾岸的小溪內的流水聲，蕭蕭潺潺，嗚嗚咽咽地好似在憑吊芳魂，又好似與暫列的悲痛聲相酬和。殘桂的流香，一點點的在黑黝黝的暮藹裏氤氳着，浮漾着。

二

縵雲是四川萬縣的人，她十八歲由高小畢業時，已經長得非常的漂亮，而且非常的活潑！全校——不，全城的女生祇有她首屈一指。萬縣那個地方的女校是不十分注重科學的，至於英文，那更是視為附屬品。祇要中文通順的，便是‘刮刮叫’的了。縵雲天生一副靈慧的腦筋，並且自小最喜的就是中文，所以她在本縣女學界中要算獨一無二的‘才貌雙全’者了！

她有種潔癖，所以住的地方都是明窗亮几的。她不愛華豔，她每天祇淡淡的修飾一下；她暑天最愛穿內青外白的女學生服；正因其素而不華，更顯出一種瀟灑豪放的自然風韻來！

她十九歲的時候，不經攷試就升到師範部去了。

她升到師範部以後，仍然是‘每試輒冠’‘獨霸首席’。時間之輪，如開快車似的向前駛去，縵雲的

年華不覺有了廿一歲。怎麼這樣好的一個天仙似的女子年屆廿一還是一朵含苞的嫩蕊，待字的處女呢？難道還沒有人來說媒麼？哼！豈有此理！從前她家每天至少也有七八個來說親。而今呢？一個人也沒有了，——有時還是有一兩個臉厚的媒人來談談。這是什麼道理？原來是她的父母有一種很怪的見解；怪得不可思議：單就她母親來說罷，她母親時時向着一般鄰人親戚們說：“我家的雲呀，人也生得好，性格也溫良，才學也很好，而且還是師範學堂的大學生，快要畢業了的大學生！那一般人就想來娶她，那是不行的啊！李家，雖說是有幾十萬的家財，但是沒有勢力；王家，雖說是她的父親在當師長，但是怕他打敗仗，而且聽說又沒有學問，樣子；趙家的雖說有學問有樣子，但是沒有好多錢，而且他家又沒有人在做官；這更是不行了！那我這個女呀，輕易還是不容易放人的呢。一

個鷄蛋，要放在穩處。周老伯，你說是不是呀？！現在他們說與什麼‘自由結婚’，哼！那我更是不許的‘喲，那莫把人的門風說壞了嗎！婚姻大事，還是要三媒六證’，依父母聘定，才要得，那有由她們年青人一性的呀？！……………”這一類的話，時常都是向人家說着。那些親戚鄰舍們也不便當面駁斥，祇好暗地的好笑。縵雲呢？雖是個受新(?)教育的學生，却也是稍稍受了點兒舊禮教的洗禮的；是個家庭的孝子，所以敢怒而不敢言。暗地裏自不免‘對月增悲，臨花洒淚’。其實這也不止她一人，差不多全城，可以說全省的女子，所謂住學校的女子，大半都是她這一樣的見解——其實能否及上她，還是問題。——一樣地當孝子，而且也是遭一樣的運命。這不是別樣，這是環境如斯，這是所謂大學生留洋生，碩士學士回來辦‘新教育’的功績，這是所謂穩重派‘老練誠達’者們‘創造’出來的‘超等新社

會’！

雖是這樣說，縵雲也還是曾經享過一點甜蜜的戀愛生活的樂趣的。

那是前四年——民國十年——五九國恥紀念的一天。較長壩——萬縣近城最大之壩——的人聲，好似春潮一般；各色的小紙旗大國旗校旗……箭林似的——尤其是那中央高臺上叉着的兩桿大五色旗。及那直矗雲表的一面雪白的大旗——寫着‘市民大會’四個大字的大白旗，在那微微的薰風之中蕩漾，更顯出一番端嚴勇毅的氣象來！無際的晴空中一片雲翳也沒有，祇有那一個圓圓的‘赤金盤兒’在空際施威。黑壓壓的一羣穿白穿藍穿青穿黃……的人們，好似人山人海似的擠擁不堪。那或黑或白……頭兒在那人潮中滾來滾去，好似大河裏翻了百十隻南瓜船，又好似剛啓封的一匣火柴頭！這四圍的熱氣夾着那男學生的汗濁氣女學

生的香水氣，市民的塵垢氣……混和成一團怪氣，令人聞之神昏心惡一刻也不能久立。本來此處已熱得不堪，又兼那昏昏的夏日一刻不停的晒在頭上，更使人苦悶得如置身於‘火窟’之中。可是不知爲什麼這些人好似受了催眠，又好似被魔力使了定根術似的，一步也不動，一個也不走，髡髻人人還現出一種憤勇強毅的樣子，這是什麼緣故？這是支那民氣之表現，這是羣衆的心理。着木屐的帝國主義者啊，承你們的厚賜，我十二萬分的感激你，假若沒有你那廿一條，那有今日這樣的表現呢！

一陣陣音樂鼓號……的聲音，夾着那清悠婉囀的女子的歌聲，散佈開來；真使人引起無限的感慨和悲憤。鈴聲響了，主席宣佈開會了，登時樂停歌止，人也不像從前那樣的嘈雜；這時候四圍的空氣異常的沉寂和悲壯！

縵雲今天當然也來了；她仍然和平時一樣穿

得素素的，不過胸前多了一方白布鈴着紅印上寫着‘總務部’三字的標記。

開始講演了，女生‘當然’不能‘拋頭露面’的上那衆目所視的臺上去講演，當然要謹守規則和品行。所以活潑而聰慧的她——不怕她是女學生聯合會的‘總務’，也祇能站在臺下當‘旁聽’。

少時，什麼唐師長熊師長，馬參謀牛局長……一羣羣都夾七夾八的胡湊完了；最後，上來一個頭梳‘拿破崙’，身穿白學生服，年約廿一二歲的一個很漂亮，很帶有豐富情感‘真誠瀟灑’的表情的學生。

“這是學生聯合會的總務密斯託張仲雯，”主席向着臺下這樣的介紹了一下，仲雯也就照例的隨着一陣鼓掌之聲中點了一個很從容的頭。

仲雯是素長於演說的，所以在不到卅分鐘的演講中，竟無有一個不悲憤和激昂的，而那些什麼

師長旅長……們的心中，都覺得有點兒溫暖了。至於變雲呢 她的身子髣髴飄蕩起來，她全身的熱血好像沸騰起來！

會散了，音樂鼓號的聲音如潮水似的又起了。羣衆的脚步也隨着那紙旗的飄動在向前移進。少時，鼓號聲，音樂聲，漸遠，漸模糊，漸微，漸聽不見了。這時候，會場非常的寂靜；祇有那呼呼的暴日，還是不轉眼地射在那黃白色的沙地上，地上也微微反射着一點回光。幾個附近的小孩，不知熱爲何物的小孩，在那地上跑來跑去的互相追逐，檢拾那棄擲了的小旗之類。

遊行畢了，臨散隊的時候，主席大聲的說：“請各校的代表及各部的主任們，到後援會開緊急會議！……”

一座高大的廟宇內，門前掛着‘萬縣國民外交後援會’‘縣立×××××校’兩塊木牌；許多天

真的小學生，滿頭是汗，有的在爭着喝茶，有的坐在迴廊上歇氣，有的拿着制帽急急的向頭上扇着。一間廣潔的室內，坐滿了各校的代表及各部的職員。

“這是省立四師校的代表學聯會的總務密斯張仲雯；這是縣一女師的代表女聯會的總務密斯唐縵雲。”奇怪的主席好似有意與他倆作媒介，所以故意將他倆合在一句話內介紹給衆人。他倆的心靈不禁隨着主席的介紹同時砰砰的跳躍起來。縵雲斜着那秋水似的目光從那蓬鬆覆額的黑髮邊射出來，向他如電光似的靚了一眼，誰知他也正在偷望她，於是他倆的目光便碰個正着，會和成了個‘焦點’。她那嫩白的兩頰上不禁紅暈了，慢慢的將頭兒低了下去。

從此後，仲雯與縵雲因同在後援會辦事，聚會，得以時時親近。他倆友誼的情感也因此一天天的濃厚起來。

仲雯的學校，本來照例每年的暑假是放得很早——因為經費拮据的原故，今年是他們的畢業期，所以這一次更老早就試驗完竣。他得了個優等的成績，證書也領得了。他行了畢業禮後，就急急的搬到城裏的一爿旅館住着。他家裏好久就來信催他回去，他却置之不理。他從前每次祇要一試驗完，就匆匆的跑回家去：因為他的天性最喜的是鄉村生活，而萬縣這個地方，既不潔靜，並且還很熱。可是他這一次真怪，他的天性好似經過了一道輪迴，完全與曩昔不同了。他現在覺得萬縣忽然與他親熱起來，好似孩子不願離開母親的懷抱似的。他的同學們都很詫異起來；問他為什麼不走，他自己也答應不出來個為什麼。他家的父母很疑心，以為他這次必有不正當的行為；不然為何戀戀不捨那素昔憎惡的萬縣呢？可是來一調查；他在外面完全沒有一點越軌的行動。這真令人不解了；連他的好

友些都莫名其妙。

不久聽說他患起病來，足足的患了一禮拜纔起床。

這天他吃了早餐後，又準備去睡；可是他忽地又轉念道：“天天就是這樣睡麼？唉！……機會啊，機會啊，你幾時纔得到啊？！我在此地是做什麼的？！未必我們真沒有再會的希望了呀？！唉！……”他一面自言自語的歎着，一面不知不覺的坐在椅上拿起一本書來看，想把他岑寂苦悶的心壓下去。可是一翻開書來，病後的人那裏有心去看呢？兩隻眼雖是在望着白紙上一行行的黑字，然而他的心却不自主的去追憶前半月他與她的一段事績了。

三

那是前半月的事了。漫坡蓋野的棠花黃灼灼的一片山，好似鋪的一大幅美麗的鵝黃絨氈！無數

着黃色衣的小勞動者，嗡嗡的在花叢間飛來飛去；一輪赤色的夏日，在那晴明的空際晒出萬道光芒，射在花上草上葉上樹枝上更顯得分外的鮮豔和空明。日光晒在水面上，反射着一片折光，微風掠過水面，那折光隨着水的漣漪閃耀飄漾，煞是好看！那翠柳和桃樹掩映下的小溪邊，幾隻黃鶯歇在綠蔭中一聲聲的唱着，好似在叫‘熱’，又好似在讚美那朵花黃得可愛。啊，夏日的野景原是使人心醉的啊！

仲雯吃了早飯，心裏覺得煩燥得很，又兼今天氣壓特別的高，實在令人感着異常的苦悶。窗外黃葛樹上的絲絲蟬聲，引起了他的遊興，“走！到太白岩去。”他順手戴上一頂淡黃色的臺草帽，攜了一個細花藤包，匆匆的步出郊外去。

縹白的石梯，灣灣曲曲的好似一條蜿蜒着的巨蟒。半山的麓處，一座廣潔的廟宇，數層高樓，幾

乎瀕至山頂；四圍的翠竹花木，環繞得分外的幽寂；一聲聲的鳥歌，在那寺的前後婉轉，更顯出一種說不出的和平氣像，寺院風味！寺側天生的一塊平白的大石上，鐫着方圓一丈的三個大字‘太白岩’。這條石梯，由山脚直達廟門，足足的有五十來丈長。從上下望，非常的險峻。

仲雲緩緩的步進山門，也無心去看那泥塑的神像，他祇朝着那左首圓形的垂花門走去。兩旁花木扶舒，綠草夾道，非常的幽暢！他從側面慢慢的盤旋上去。最後走到一個岩穴上，在站一叢竹林的蔭下，俯首極目一瞰：如鏡的長江，曲曲滾滾的好似一條白色的巨蟒；赤日照在水面，反射着萬朵光花，煞是雄偉！黑壓壓一片城池屋宇，薄薄的蒙上一層煙塵，四野黃花，一片燦爛。他的熱血不禁沸騰起來，他的身子空虛得一無所有，祇感着雄渾，坦蕩，偉大；同時他憤發大我的情緒也磅礴起來

了！他好似發狂了：一隻手叉着腰際，一隻手用力的緊握拳頭向天空直伸着，引吭的放歌：

“赤陽絢爛，靈磅四湧。光被寰塵，普照九重！”

“漫漫黃花，滔滔江水。宇宙澄清，非我其誰？！”

“一曲小溪下瀉，四圍花木繞護。牧童攜牛放歌，草上狂蝶翻舞。茅菴泛浮炊煙，籬畔雄鷄啼午。寂寥莊嚴和平，令人心蕩懷古！啊！我願赤裸裸的長眠此地，與這偉大玄妙的自然同腐！”

仲雯正狂歌到這裏，猛可的從後面傳來一股嬌脆而透明的聲音：

“好清新慷慨的句子！”他急掉頭一看：

“啊，密斯唐呀！什麼時候來的？我怎麼沒有看見呢？……”他如孩子見了慈母似的，急急走上去很欣慰的這樣問着。

“我來了多時了；我先在那邊草亭裏玩，一走

過來就看見你在這裏揚聲高歌，所以我就悄悄的躲在後面聽。對不住，把你詩興打斷了。”她笑吟吟的說完，又很嫵媚的一笑。

“你怎麼這樣的客氣？我因一時發了性，所以纔胡叫了幾句，算得什麼詩？！你一個人來的麼？怎麼好幾天都不見你？我真是焦灼得很，以爲你病了！……”

“那裏噯，我因爲這幾天不知怎的一點兒精神也沒有，所以每天都是悶坐在屋裏看書，或是睡覺。今天一些同學，跑到我家裏來，不由分說的把我拉起就走；我問到什麼地方去，她們好似些‘瘋婆子’，祇是嬉嬉的笑，不答應；我急得發了氣，她們纔說‘到太白岩去玩’。我沒有法，祇好跟着她們來；不想你也在這裏。你是幾個一路呢？”她說話時愛把一方雪白而有花的手巾，在那紅潤嫩條的手上搓來搓去；一張天然赤色成弧形的小嘴唇，微微

伸縮的動着，兩排雪白的米牙忽隱忽現的在那小小的口內閃爍。玫瑰色的臉兒上，時時起兩朵圓潤的笑靨；兩顆黑油油的眼珠兒，很靈活的在那蓬蓬覆額的烏髮下旋轉。一對富有脂肪質的很結實的乳峯，在那雪白的學生服內窄窄的胸前微微的向上突起！她那圓潤的臀部，更能使她對於異性者增加她的吸引力！微風拂來，將她雪白的摺裙吹起，白色的裙上，反射着的陽光，也跟着微微的閃動。把個富有情感的仲雯看呆了，兩道目光不轉的望着她。他好似失了魂，又好似受了催眠術。

“迄斯托張！……”她見仲雯這個樣子，不禁兩腮上羞得紅紅的。她好似惱了，帶着一點嬌嗔的神韻，很急的喊了這一聲。“你是幾個一路來的？”她接着又補問了這一句。她的臉兒更紅得利害了。

“我……”仲雯好似由夢中驚醒轉來，臉龐不禁也起了紅紅的霞血，急急的答應着。“我是

一個人來的。”他最後纔將一句話答應出來。她見他這個樣子，忍不住用手巾掩着小口“撲哧”一聲的笑了。她那一笑，更顯出那充分柔媚自然的女性美；同時又使仲雯更羞慚起來。

“你那些同學在那裏玩？”仲雯紅着臉先開口衝破了這神祕的沉寂。

“在那邊草亭子裏乘涼。”她笑着。

“你天天到這裏來玩麼？”仲雯很懇切似的問。

“我呀，一兩個月難到這裏來一次，天天都是關着門坐在家裏。”她帶着一種戲謔的語氣這樣的笑着。

“你一個人坐在家裏不寂寞麼？”他很急的搭訕的問。

“一個人有什麼寂寞呢？還清靜些，好得多；我最喜歡清靜的。”她好似知道了他的心意，故意的這樣答應着；接着又臉紅紅的咬着唇兒一笑。

仲雯的臉也紅了，心頭怦怦的跳蕩不已，全身的熱血如海潮一般的洶湧。他很想把她那紅潤而嫩膩的手握一下，可是又不敢。他真苦悶極了，最後他纔想起了一個幼稚而可笑的計策。

“你在那裏站着不熱麼？這邊涼快些？到這邊來！”他想去拉她，乘勢握她的手。

“我這裏好，一點都不熱。”她故意將身子一扭，媚笑的說。

“不熱！你看你手上的汗水。”他頭個計策沒有成功，登時又聯想起第二個僥計來。他一邊說，一邊就乘勢伸手去握她的手——溫柔纖細的手。

“我手上沒有汗水。”她倒退幾步，將手兒負在背後正色的說：“我們規規矩矩的談話，怎麼動手動腳的呢？”

仲雯呆呆的退了轉來，將頭兒低了下去。心裏感受一種失望者的悲哀。他內部髣髴空虛了，空虛

得一點什麼都沒有。他的腦海震盪得非常悶痛，全身的血潮都彷彿停滯；心裏說不出的難過。盈盈的淚水，蓄滿眼眶，幾乎滾了下來。

“怎麼？……”她急急走攏去，瞪着兩眼望着他的臉上，悲苦的臉上，很着急的問。“你怎麼這樣性急呢？我不過……”她一面說着，一面紅着臉將那嫩潤的手兒送了過去，送在他的手裏。

仲雲的心花又怒放了，血潮更高漲起來，心兒也更跳越得很了。他感覺一種勝利的愉快；他緊緊的用力的捧着她的手緊貼在他紅得熱烘烘的臉上，他覺得她那手兒軟柔好似棉花，皮膚滑膩好似綢兒絲兒，嫩潤得好似剝了壳的荔茭！他不禁將她那嫩條的小指拇送在口內緊緊的含着。縵雲的心靈也更跳蕩起來，跳蕩得好似要碎裂的樣子。仲雲口內的溫度如傳電似的由她的小指傳到她的身上，傳到她柔弱的心之深處；她感覺着熱騰騰的異

性的溫暖，她的身子好像飄起來了，她的呼吸緊促得幾乎換不過氣來，她那滋潤纖細的臉上，更暈紅得如晴空的赤霞一般。

他倆熱烈到最高的程度，沉醉在愛的醍醐之中了！

“密斯唐！密斯唐！……”幾段女性的嬌脆呼聲，從那邊——左下面的青草中傳來。

他倆如在酣睡中，沉醉中似的驚醒轉來；痴癡的互相望着。

“同學們在找我了。”縵雲將他的手撒開向他很柔媚的一笑。“明天午前十點鐘你到這裏來等，我決定來！……”

“我無論如何都要來，你也一定要來哩！”仲雯含着笑容很懇切的說。

“決定不得失約嗎！……”她走到竹林邊將轉灣的時候，還回過頭來，斜着黑澄澄的目光含情帶

媚的向他一笑。

從此後，他倆天天都在這裏來聚會談心，好似守規則的用功學生按時上課似的，簡直沒有缺過一次席。

過快樂生活的時間分外的渡得快，太陽好似特別加了速度，一刹那又是一，天倏忽不覺又是十來天；他倆的愛情也與這時間之輪並駕齊驅的向前猛進！

他與她的‘情潮’雖是高漲到極頂，可是還沒有很親密的接過一次吻。本來他早已是‘口癢癢’的想與她接一個很甜蜜的吻，可是終於沒有這點勇氣；因為他知道她是受了點舊禮教的洗禮的。

那天他倆談心到濃密的時候，他無論怎樣也不能再忍了——非與她接一個很愉快的吻不可。可是他還是有點怯懦，躍躍的仍是不敢一試；最後他用盡了喫乳時的氣力，鼓着所有的勇氣，笑嘻嘻

的向她說。

“雲妹！我對你有點要求，你能不能允許我？”

“什麼事？”她一面用小指拇在分飾她那蓬下來覆了眼簾的黑髮，一面側着頭兒含笑的問。

“你能不能嗎？你答應了我再告訴你。”

“能嗎，能嗎！”她很老實的答應着。

“你既承認了……………那嗎你看那邊是個什麼呀？”他伸手向那邊一指，天真的縵雲果然掉頭一看，仲雲乘勢就將她米粉做成似的頸兒緊緊抱着，很甜蜜，很熱烈的接了一個長吻。幾乎把她柔膩嫩潤的臉兒上的肉，咬了一塊下來。

“該死！……………”她用手將他的手掙開，扭着身兒站在一邊。“猴頭猴腦的鬼……………”她說到這裏急的停了，帶笑的把舌尖一伸。“把我嚇了一跳，硬是，把人家汗水都駭出來了！”她一面臉紅紅的用手指理着吊下來的鬢髮，一面睨目望着他很

神祕的巧笑。仲雯也紅着臉笑嬉嬉的乘勢又將她緊緊的擁抱着，將溫柔而芬馥的舌尖緩緩的送進她小小的口裏，她也毫不拒絕的俯着頭兒承受了。

她的豐潤的臀部，坐在他的懷裏了；他的一雙嫩白柔細如女子的手兒，緊攬着她那令人消魂蕩魄的纖腰了。

他倆都是破題兒領嘗這種極樂的愛的滋味；他倆都寂然無話，沉醉在神祕的奇異的境域裏！

臨走的時候，她還緊攬着他的腰，紅暈着臉兒含笑的低低的說道：“親愛的！明天仍要早點來喇！我仍在這裏等你。……”

次日他清早吃了早餐，就急急的走到太白岩來，坐在那石凳上托着腮兒默味昨天的樂趣，自己不禁也笑了起來。

日光漸漸的要當中了，她還沒有來。

“怎麼還不來呢？這是什麼緣故？”仲雯着急

了，看一看手錶，長短針快要聚會在十二點上。他急得好似熱石上的螞蟻，用手亂搔着頭髮，在那林中踱來踱去。一會兒踱到山門外去瞭望，一會又旋轉來坐在石上焦思。他急得沒有法了，急得抓手，急得咬指甲，急得蹬足，急得嘆氣，急得雙目緊湊幾乎連成一線；連那側近的野草都遭了不幸，被他一陣亂抓亂踏，攪得個稀糟。

“怎麼不來了呢？快要到一點了！……………未必是昨天把她得罪了呀？……………未必她今天有要事去了呀？……………未必……………唉，什麼緣故呢？！真急得死人呀！……………”他急得叫了起來，眼淚都幾乎急了出來。那竹梢上的雀兒吱吱嘈嘈的好似在含諷帶笑的說道：“你回去罷，她今天不得來了！我替他與你道歉罷！……………”

本來他的肚腹早已餓了，早就該回去喫飯，不過他一回想“這定要有真實的誠心，纔能感動得她

來；若是沒有誠心，那怎麼對得住她呢？……”所以他那怕肚裏“蛙聲如雷”仍然不走，——還是坐在石上鵲候。一直到夕陽啣山，暮色四合的時候，他纔很沉痛的搖了搖頭，長長的嘆了一口氣；捱着飢，含着淚，垂頭沮喪的蹣了回去。

如此又是一禮拜；在這一週之內，他天天仍然很憤勇堅毅的清早吃了早餐就走到太白岩去守候；一直候到‘宿鳥噪晚風’的時候，纔餓着肚子無精打采的蹣了回去。

一禮拜了，她仍然沒有影兒。他焦急得要死，痛苦得不堪；他暗暗地不知掉了好多次數的淚。他如碎的心裏不知是笑，是哭，是酸，是辣，是苦，……他的臉兒也漸漸頹頹了，精神也一天天的頹萎了；他自己都說不出是個什麼道理。他心中祇感覺着空虛，孤寂，苦悶，煩燥，渺茫，好像王者失掉了冠冕，和小孩暴離了慈母似的！

他的精神愈加不振了，又兼天天在那吓吓的烈日下走去走來，不禁患起病來——，他這病真怪：暑熱麼？有點兒像。時疫麼？也有點兒像。單思症麼？也覺得有點兒像。說不出個真實的原因來。從此後，纔沒有再到白岩去。可是他雖不能去，睡在床上時時刻刻還是在追憶她對他的情感，回味他與她倆的事績。

他在這次的病中於呻吟輾轉之餘，還爲她作了幾首詩和一篇長歌。

四

轉瞬就是一禮拜。仲雯的怪病纔略略好了些，他那天一覺醒來，看見赤色的陽光很清爽的射在玻窗上，由窗口看出去：那藍色明媚的空際，一片片潔白的雲翳還悠閒的竚立着一動也不動。這時候掉上的時鐘已鳴了十下，茶房已來催了幾次喫

飯。他長歎了一口氣，緩緩的爬了起來；盥洗畢，用過早餐，又想去睡；後來還是自言自語的說了前面第二節末尾的那幾句話，纔懶懶的呆坐在椅上。他順手拿起一本書來想消遣，可是兩隻眼睛雖望着書面，不由自主的心兒却去追憶前面所述的他與她倆的那些“戀愛史”去了。

“張先生！……………”門兒呀的一聲進來一個茶房手裏執着一封西式五彩的信，遞與仲雯。“這是郵差纔送來的一封信。”他說完就出去了。

仲雯被這茶房一聲喊叫，纔把他由幻夢中驚了轉來；他嘆了一口氣，懶懶的拿起信來一看，見是本埠來的，下面又寫着“雲緘”。他的心裏不禁很疑竇的一跳，急急將信拆開，一張粉紅色附有散碎花紋的信箋上，排列着幾行秀麗而靈活的字。

“我至愛的雯哥：

你好幾天未見你雲妹的面了，想必是十分的

感覺著苦悶和淒涼罷。你或許也在悲傷罷？也在憤恨吧？恨我為什麼不來見你呢。

親愛的啊！你那裏知道我有一點說不出的隱事，會面後再告述你罷。

太白岩的遊人太多了，談話很不自由——而且還有點危險性；明天午前請你到對河翠屏寨秦廣洞寺後的綠林裏“孤松小憩”的草亭下去等，我一定的一定的很早很早就來。我的哥！你不要恨我罷，不要怨我罷，不要因恨我怨我而不來罷！——其實我知道你決未恨怨我的！是麼？

好，不再喋喋了，會面時再詳細的爽談。

雲愛的雲哥啊，我在這裏給你一個甜蜜的吻兒！

你的縵雲。卽晨。”

他看完了這封來信，不禁快樂得跳了起來，拍着手狂笑的說道：“我說了自然有機會來嗎，我說

有機會來嗎！假若我是心不真誠不堅實，那有她這封寶貴的信來呢？！我料定他決不負我嗎，她怎肯負我呢？！……哈哈，哈哈！……”他好似怕死的死囚遇了大赦，又是窮極的乞丐忽的拾了無數的鈔票。

他登時覺得他自己光明絢爛起來。前幾日的愁苦煩悶，不知跑到那一個星球上去了！他覺得他自己偉大起來，偉大得比一切都偉大，這一間小小的屋子髣髴住不下他了。他把她的信，甜蜜而美麗的信，雙手捧起來又搖頭擺腦的讀了一遍。“我最親愛的唯一的至大的好妹妹！……”他將她這張信紙，粉紅花箋寫着松花色黑水的信紙，緊緊的覆在臉上，很熱烈的深深的接了一個吻。

如果有人來看見他這時候的一切舉動，一定要肯定他是一個瘋狂的神經病者！

今天的太陽，偏偏的怪！好似久病後的老嫗，

懶懶的走也走不動；一半天還在那天之中央躑躅着！“真討厭！你怎麼這般死炸炸的久不下去！？好像起了瘟！……”他着急了，好容易一輪火體團纔慢吞吞的落在山坡後去。他那夜還燃着燈翻來復去的將她的信看了好多次。

東方映着微微的朝暈，一切萬彙猶半眠在晨鐘的懷抱裏。他便一骨碌的翻起來穿好了衣服，喊茶房打面水，洗盥畢，祇聽那活潑的鳥兒，有的在那清新的空氣裏飛鳴，有的歇在那屋瓦上悠揚的唱著，好像基督教的牧師信徒些在做清晨的禱告似的。他等得不耐煩了，自言自語的說道：“怎麼還不開飯呢？！”

“‘小二’，‘小二’……”他着急的把茶房喊了來。“你們怎麼這個時候還不開飯？！……”

“開飯呀，還早得很呢！這個時候纔五點多鐘啦！……”

“還早？我今天有要緊的事咧，怎樣辦？！喊廚房快點把我的飯開了來，我要走地方去！”他不由分說的催着開飯。

“張先生！這陣鍋裏還沒有下米呢，怎樣開嗎？！還是睡着安一安神罷！”茶房笑着臉手支舞支的說。“我去催他弄快點就是。……”

“好，好，好！不喫，不喫！……”他着急得什麼似的。“你把我的房門鎖起。我有要緊的事，那裏還去睡着安神！”他一面憤憤的說，一面戴了帽子攜了籐包，匆匆的走出寓所去。

他走到河畔，雇了一隻小船，向對河南岸划去。這時候四圍的空氣非常的溫柔清鮮，晨曦籠着大地，那遠處的山村，近處的綠林都從那薄薄的晨霧裏現了出來。一輪半出半沒的太陽，紅鮮鮮嬌滴滴的在那山頭上伸出半圓的臉兒來，好像一個含羞的女孩兒，怕見人似的。淡赤的柔和的光鏘，幻

出滿天絢爛的花朵。澄清的江水上反照着一片曙光，閃閃顫顫好似一塊塊金色的龍鱗甲。一段段遠村的悠渺的晨雞聲，夾着那野鳥的清歌，好像自然之神在奏神祕的音樂，緩急和節的款乃棹聲，髣髴在打拍子。啊，這是多麼和平自由的景象啊！

舟泊在白亮的沙灘邊了；他給了船錢步上岸去。走了一陣心裏轉念道，‘今天這樣早，還沒有喫早飯呢，一會兒餓了怎辦？……’他於是走進附近一片館子裏去隨便喫了些飲食，出來又在一家“齋舖”買了些糕餅糖食之類，以備少時果腹。

他提着一籐包的食物，緩緩的步上山去，一面飽浴着清新的陽光，一面覽眺着青翠的秀色；他的靈魂兒，充滿了愉快之氣的靈魂兒，已陶醉得樂不可支了！

“啊，可惜這時候的好景，不能與我的愛人同享！噢，自然之神啊，你能不允許我，將你這時候的

美景留着，留着與我至愛的雲妹看！?…………這時候她該已在梳洗了？雲妹啊，你快來罷，你的雙哥已經來了呢！……”他一邊自言自語的說着，一邊紆徐的蹣跚的步上山去。

一座廣大的寺院伏眠在青翠密繞的濃林中；寺門上橫鐫着秦廣洞三個塗金大字。他也無心觀覽一切奇景，他祇匆匆的一直走進去。寺裏的狗，照例是不咬人的；何況他還穿得比較的漂亮，所以雖然體白而廣闊的階級上及灰黑的大鐘前睡有好幾條狗，然而牠們都不過抬起頭來半啓鑒別貧富的勢利的狗眼，將他望了一望，仍然低下頭去過他那半眠的生活。和尚些大半出去閒逛去了，祇有幾個誠實的在寺裏唸經或坐着打盹，或啜茗閒談，所以寺內異常的寂靜。他向內走了多時，纔走到“孤松小憩”，他就坐在一面石鼓上休息。這地方果然好似神話上說的“神仙洞府”一般，非常的青秀暢麗，

非常的蕭疎寂寥，一點人聲也沒有。祇有那頭上的綠蓋中溪邊垂楊裏很悠閒很自然很和平的放出那聲聲的鳥曲，絲絲的蟬歌，夾着那潺潺琤琮的水與石的接吻聲！

“啊！伊甸園埃丁園也不過如是罷！？好超凡的聖境，我願腐化在這裏！……”他翫賞着這般美的野景忍不住歡呼起來。

仲雯坐在石鼓上候了多時，還不見她來，他自己不禁悔恨不聽茶房的話來得這樣早。他悶極了，將籐包——滿貯食物的籐包，放在石棹上，緩緩的走出草亭，從那邊一道花枝樹葉彙編成的圓門踱出去；沿着那皚白而平滑的甬道，步到那小溪邊閑眺去了。

少時，縵雲來了；她仍然穿着一身雪白而潔美的衣裙——連鞋襪都是一律。她也挾了一支花紋籐包；額前柔黑而蓬鬆的髮絲，覆掩在曲媚的眉

上；後面鬆鬆的梳了條兩股疏繞的很時髦的辮子——尤其是那成橢圓形的辮子的尾端，更令人可愛！她一逕走到“孤松小憩”來，不見一個人影，祇有石棹上放着一個籐包，她知道他散步去了。

“他每回都戲哄我，等我今天來作弄他一下。……”她把眉兒一蹙，含着微笑，在籐包內取出一支鉛筆，扯了一頁日記紙來草草的寫道：

“這是那位施主的籐包放在此地，殊屬不妥；現在我檢去代為保存，如要時，請來取！

貧僧妙齋啓。”

他拾一塊小石子將這張紙條壓在石上，輕輕的提着籐包隱在幾株大樹交叉的盤根後面。

仲雲散了一陣步，緩緩的又踱了轉來，仍然坐在石鼓上。

“啊！……我的籐包唉？！……”他猛可的記起他的籐包，急忙一找，祇見桌上一張紙，他拿起一

看，不禁氣昏了。

“這個禿子纔可厭呢，有他的屁相干呀?! ……”他一面着急的說，一面拿着紙條跑到禪堂去。

“唯，我問你一下，你們廟裏那個叫妙齋呀?”他拉着一個卅多歲的和尚很着急的問。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奇哉怪哉沒有那個叫妙哉! 哈哈! ……”和尚以為他是在說笑，所以也就很滑稽的答覆；那側邊的光頭些都忍不着笑了起來。

“我真的問你們，你們裝什麼瘋?! ”

“先生，我們寺裏真的沒有叫妙哉的，——先生問他做什麼呀?”和尚見他氣憤憤的，知道他是在老實問，纔這樣正顏的回答。

“這真奇怪了，你看嗎!”他將紙條遞與和尚。

“沒有，沒有，我們廟裏沒有這個人；就假若有這個人，他也不敢將施主的物件擅行拿起走的。並

且後面一帶，廟裏的人不時常去的。”和尚也覺得奇怪，急急的正顏說着。

“這真怪極了！未必這張紙是天上落下來的不成呀？！你們不要與我開玩笑啊！”他憤憤的正色說。

“並不是與先生說笑，實在廟裏沒有這個人。”

“啊，啊！我曉得了，這或者是先生的那位朋友來把籐包隱藏了，故意寫張紙來開玩笑的。”側邊一個年青的靈俐和尚，帶着笑容拍着手的說。

“啊，一定是的！先生不信再去找一遍，我們廟裏沒有亂人進來的。”側邊的光頭些都一齊附和的這樣說。

“有鬼！……”他半信半疑的又走轉來找。

“誰個叫妙齋啊？不答應我要吵了！……”他找了一回沒有找着，忍不着叫了幾聲。縵雲在樹後大石堆裏笑得肚子都痛了。忍不住笑出聲來。他聽大

樹背後有人的笑聲，急忙跑去一找，纔見她捧着肚子笑成一團。

“你這猴兒精，害得我不淺！……”他把她拉了出來，用手指在她的腰上腿上不住的一陣亂擰。‘還害人不？還害人不？擰死你，擰死你……’把個嬌柔的縵雲搔得護癢得祇是亂跳，笑得氣都幾乎回不過來。

“我怕你，我怕你，以後再不敢了。你不要擰了，我肚子笑痛了；謝謝你，哥哥，哥哥，我怕你！……”她笑得癢不可支，不停聲的說。

仲雯見她在告饒了，怕她惱了，也就歇了手。

“你以後還作弄我不呀？！……”他點着頭兒的笑問。

“唉呀，唉呀！……”她帶着餘笑伏在一株梧桐樹幹上喘氣，香汗都微微的喘了出來。

一刹那，他將她摟在懷裏了；她坐在他的懷裏

還將頭兒靠在他的胸上不息的微喘。他一支手緊緊的摟着她，一支手握着一面手巾在與她輕輕的拭汗。她也一支手緊握着他的摟着她的手，一面又用她嫩潤的指拇在分理她的柔髮。

“你什麼時候來的？”他問。

“沒有好陣。”她答。

“你真是個猴兒精，害得我去與那些光頭扯不清的皮！”

“你自不小心，怪得誰呀？——妙哉和尚你找着了沒有？……”她不禁又嗤嗤的笑了起來。

“你真是妙哉呀！……”他忍不住把她緊緊的摟着，深深的接了一個吻。她那已如桃花的臉兒，更紅得鮮豔逼人！

“你怎麼臉上清瘦了？”她很詫異的望着他臉上問。

“唉，難說！你怎麼也瘦了些呢？……你怎麼

這一向不見個影子，急得我要死！……”他被她提醒了，也望着她的臉上問。

“聽我說嗎：我從那天在白岩回去，晚上半夜的時候不知怎樣頭痛心惡起來，說不出的難過。第二天就起不得床了；請醫生來看，說是受了暑熱，染了時疫；於是就這樣一天睡到晚，起不得床。我急得什麼似的，知道你必定天天要在白岩去等我，害得你走空路，着急；可是我沒有法想。寫信與你，又怕家裏的人看見了疑心，不寫又不好，後來想還是不寫信與你的好，免得你曉得我在患病又要着急煩惱。前天我纔出得街，所以昨天纔寫了一封信，自己送到郵筒裏去，恐被家裏的人看見了。……你這幾天沒有恨我嗎？……”

“啊！原來這個道理啊！我以為你發生了別的意外事情，把我急得要死！想寫信問你，又怕你家裏的人看見，想問人家，又怕人家疑心，那更弄糟

了，所以祇好仍然天天跑到白岩去候，以爲你總要來；那知等了好幾天還是不見你來。後來患了病，纔沒有到白岩去了。剛剛也是前天纔好了點，昨天就接到你的信，把我的病一下就去完了；我歡喜得跳了起來。今早晨沒有吃早飯，就跑到這裏來……”他說畢還把頭兒搖了幾搖，“唉呀，纔隔十多天沒有會着，就好像幾十年一樣！這十多天比坐大監刀山如要難過些！……”

“啊！你還患病的麼？！……”她很驚詫的臉上又現出一種不安的難過的表情很快的望着他臉上說；“我真對不起你，把你帶累了，我親愛的哥哥！……”

“你怎麼這樣的客氣！？……”她表示不安的意思，反問她這麼一句。她不禁咬着朱色脣兒很嫵媚的一笑。他倆又互相緊緊的樓偎着接了一個吻。

她緊緊的貼坐在他的胸前；她的背部與他的

胸部，她的臀部與他的小腹部，她的後腿部與他的前腿部，僅僅的隔着薄薄的幾層布。他的熱度與她的熱度——奇怪的熱度，美妙的熱度。好似“十”電與“一”電接觸了似的，他倆的心靈跳蕩得如要崩裂一樣；幾乎真個要發出“火花”來。這幾層薄薄的布，竟變成了幾條傳導體的銅絲似的了。他倆的身子都好似要飄蕩起來，腦海裏說不出的難過的震盪。

這時候，一縷縷樹蘭花的香味浮漾在那清寂的空氣裏流來，更使他倆的心靈陶醉得異常難熬。

“妹妹！你已是承認了永久愛我的罷？……”

他忽然搭訕的問。

“哥哥！你怎麼這個時候還要問呢？！……”

她含羞的答。

“既是，那嗎……我……”

他紅着臉說不出來。

“你說什麼？怎麼吞吞吐吐的？……”

“……”他答應不出來，祇是臉紅紅的，兩隻眼珠也分外放出如清水明鏡的晶光來，不轉的望着她。他的下部的……，已雄心勃勃，不可抑止，與她的……緊緊的貼在一塊兒了。

“……？”她感覺着他那一縷奇怪的熱氣，傳到她的……，以至傳到她的心之深處；她覺得更加難過，身子也越法蕩搖若飛了。她還是不知他究要說什麼。祇是她的臉兒紅得如雨後的桃花一般，兩隻秋波靜凝着呆呆的望了他一眼。

“妹妹！……唉，……我……”他還是半吞半吐臉紅紅的說不出來，祇是緊緊的把她抱着，將自己的臉兒緊偎在她的臉兒邊。原來他的官能的本能要求發動了。

“什……麼呀？……你……”她羞得怪難看，低着頭兒心裏更蕩搖得很。她明白了，知道他對她將發生“不妥當”的要求；但她却很能自止，很能用她的所謂“人格”之雨，“禮制”之泉來將她的慾火情慾澆熄下去。

“好妹妹！我對你有點‘不得已’的誠懇的要求，你承不承認？……”他終於鼓着所有的勇氣說了出來，因為他實在爲物質慾所支配。他把她愈抱得緊了！

“哥哥！那……現在怎麼……可以呢？你須知……那是很神聖……的啊！現在因一時……，將來……，並且於‘人格’‘禮教’‘道德’……上都有……莫大的妨害！我倆既已……到了這一步，何必……急於……一時？！……將來日子……長呢！……我望你趕快……請媒來說，馬上就定聘；我們行新式結……婚，隨着就……結婚。哥

哥！我已是你的……所有了，並不是我……拒絕你，其實我……還是……，不過是……
……”她低着頭兒，強忍着羞，斷續吞吐的說了這一遍。

他好似由夢幻中，被一聲霹靂驚醒轉來似的，一轉念道：“她與我的內心，同是一樣的要求，她既能制止，我為何反這樣卑劣，可鄙！？並且……
……”他緊摟着她的手不禁也漸漸的鬆了，情慾之爐的火燄也隨着漸漸的平息下去。

“妹妹！這是我一時的衝動，實在令人愧死！你恕我罷，妹妹！……”

“哥哥！你何必這樣呢！？這有什麼要緊！不過……時間上的早……遲。……”她怕他起了失望的心，怕他心裏難過，所以含羞媚笑着向他這樣的解慰。“我最愛的哥哥！哥哥！……”她翻轉身來，他緊摟着他的腰，低低的喊。

他倆又深深的接了一個吻兒。

帶着愉快之色的陽光，從她濃綠天蓋之罅中漏滴下來，洒在他倆的身上，非常的和暖而疎適。這好似慈惠的“愛神”用她的柔和的錦被，覆在她的這一對愛子的身上。

他倆起來攜着手兒，互倚着肩兒，在那帶着和平自由之景象的青翠中，散了一陣步。吃了“點心”，又坐在石上密密的很爽快的談心。一對五色燦爛的鳥兒，不知名的鳥兒，站在樹梢上對着他倆揚聲放歌，好似在讚美他倆。

“啊！這一對愛神的寵兒啊！自由國的主人啊！”

不做美的可憎的太陽，好似突然的加了馬力，今天偏偏分外有精神，分外走得起勁，一剎那就靠在遠山峯上去了。大地也悄悄的漸漸的帶了一點暮色。河下蒼茫的江水，浮漾着無數的枯葉似的船

兒；傍晚的斜陽，射在瀲灩的波光上，反映出萬朵絢爛雄渾的金花，閃爍滔滾，煞是壯麗！一羣羣的飛鳥，在那波光之上夷猶夷猶，旋舞旋舞；少時，一面唱着晚歌，一面鼓着羽輪向那望而不可及的莽莽遠山綫綃幕裏緩緩漸漸的遁隱了去。

他倆臨走的時候，她還緊緊的摟偎着他很誠摯的叮嚀道：“哥哥！你回去馬上就請媒來說，我的父母的思想現在必定變了些；候下了聘，那時我倆隨處行動都要方便些。明年我畢業之後，就同你一路到下江去讀書，天天在一塊兒，那是多麼快樂！哥哥！你回去就趕快進行，我在家裏也努力進行！……我倆二天還是在這裏聚會罷！這裏的風景使人留戀！……”他倆又很甜蜜很濃厚的接了個長吻。——啊！可憐的最後的一吻！

五

仲雯回到寓所，馬上就把行李拾好，翌日一早就雇了一乘“涼轎”一個“挑子”起程回家。他家在一個鄉下，離城有四拾多里路；攜家時已是夕陽在山了。是夜，他就自動的提到婚姻上來，他說她學問如何的好，性格如何的溫柔，容貌如何的美……，說得天花亂墜；他的父母都很滿意。本來，他的父母見他已是廿一二的人了，“抱孫心切”，早就要與他定婚。做媒的本也很多，可是他每每總是說“還早呢”，堅持的不承認。他的父母現在見他放了口，當然很歡喜。次日他的父母就帶信去重託仲雯的一個表叔，——是某銀號的經理，很有名望。——去做媒。他的表叔本來與她的父親是相識的朋友，知道唐家或許不得承認；但又不得不去一試。所以當天就到唐家去會她的父親。她這幾天對於來客非常的注意，因為怕是他媒人；今天她見來了這個不常見的客，就很疑心的躲在客堂後面竊

聽。後來她的父親漸漸的在問他的“家勢如何”？媒人很老實的說，“他家除他及父母外，還有個妹妹一個小兄弟，每年可收七八十石穀子。……”他的母親，滿面秋霜的母親，又搶著問：“他家有沒有人在做官呢？……”

“沒有人做官。都是耕讀人家，那個肯在官場中去廝混啊！……”那媒人很老實的說。

“哼，那怕……”她的母親帶着鄙邪的冷笑把頭微微的搖。

“既是你老兄來，這有什麼話說！……”她的父親好似不准她的母親開口，急急的這樣搶着說。“不過婚姻大事，是他一生的事，也得要問她一下；並且我們也要細細的攷慮一下；兩三天內，決定回你老兄的信！……”她父親很慷慨的這樣回答。媒人明白了他們一半的意思，祇得說了聲“好！等兩天來候佳音！……”就告辭去了。

“哼！‘黃鼠狼想喫天鵝肉’太不自量！……”
她的母親等媒人去了後，很忿忿的向着她的父親說，她的父親也同樣的“哼！哼！……”的笑了一下，把頭微微的搖擺，表示他不承認的樣子。

縵雲在後面氣得不得了，跑到房裏坐在沙法榻上發氣。少時，她的母親走到她房裏來，她急忙做出很平和的樣子，故意假裝不知的問：

“媽！先前來的那個客是誰呀？”

“你父親說是銀號的經理，他來與你做媒的呀。……”

“那……一家呢？”真怪！平素祇要她母親一說到‘做媒’兩字，她就羞得不說話了。今天她却反這樣的追問着，她的母親也覺得有點詫異。

“說是姓張，叫張仲雯，說在師範學堂讀書，上半年畢的業。……”

“張……仲雯？我時常聽見我們校長在說他

呢。”她扯起謊來了。

“你們校長說他怎樣？……”母親很老實的問。

“校長說他將來是個有作為的人，說他學問也好，品行也好，在全縣學生以內，要算他是第一！……”校長都非常的恭敬他！她眉目間帶點羞澀的表情；她說完後，很注意的觀察她母親的顏色。

“女！他雖是有學問有品貌，但是沒有好大的家，又沒有人在做官；並且還有兄弟妹子，那我怎肯放與他呢？！將來總要放個‘門當戶對’，配得上的纔要得。……”

“媽！本來這些事不應該開口，不過關係我一生的事，又不得不說一下。你老人家們，每每一開口就是‘官’‘錢’，未必有‘官’有‘錢’的纔是人呀？！我覺得有‘官’有‘錢’反很危險！張家的雖是沒有好多錢，每年還是過得去，而且他的學問品行……都很

好，將來怕不是一個大人物嗎！祇要每年不愁穿喫就可已，何必一定要什麼‘大官’‘大家’呢！？……”

“由你那一性！你們年青人曉得什麼？！當媽的幾十歲了，未必還不曉得呀！？學問怎樣？當得飯喫嗎？！……況且婚姻大事要由父母聘訂，那有你們開口的呀？！……”她母親氣憤憤的說。“幸得你是在屋裏說，是在外面莫把人家的牙巴笑落了！一個女孩兒家家的，全不怕羞！以後再不要開口了呀，莫把門風說壞了呀！……”她母親板着面孔責備了一頓，就走出去了。把個縵雲氣得要死。在床上蒙着臉痛哭。

仲雯在家好似熱石上的螻蟻，行坐不甯，一天眼巴巴的望信。他一時想道：“倘若她父母不承認呢？怎樣辦？……”繼而又轉念道：“我家裏雖不十分富裕，却也還過得而且我的學問容貌，不是自己誇口，也還是不弱。她的父母或許不得拒絕

的……”她一時又想道：“我與她倆定了婚後，馬上就一路到下江去讀書，天天在一處玩，一處起坐，一處……；天天攜着手兒並着肩兒到公園去遊覽，天天……。啊，那是多末快樂！？……他暗地想到這裏自己忍不着格格的笑了起來。

第二天早上回信來了，仲雯一天的歡喜祇落得個“水月鏡花”！把個仲雯氣急得要死；他好似發了狂；一陣亂叫亂跳一陣倒在床上如喪考妣似的痛哭！

朋友些都來勸他。說“你何必一定要娶她呢？好女子多得很呢！現在做媒的也不少，何必這樣氣惱。不然到下江讀書的時候，另外戀愛一個，這也是很容易的。她也未見得就是天下的‘花魁’！……”他的朋友雖這樣的諄勸，他却置若罔聞。他仍然懇求他的父母另外請人設法去說，務使成功。他的父母愛子心切，祇得又託人去竭力進行。

可憐的她，一樣的也是天天睡在床上哭，她沒有法子，祇得託她的嫂嫂去向她母親陳述，又被她母親大罵一頓。

她不得已了，祇得放下羞恥的心，與她的母親大鬧，她的父親知道了，氣急得臉皮發青圓睜着發光的大眼，跑來一陣大罵。

“你們祇知道錢，官，錢與官就是命！人家縱然有官有錢，於你們有什麼相干！？……”她也氣極了，帶哭帶吵的大膽反抗着。

“你這個東西，真是太無道理了！婚姻大事有你開口的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纔是正道理呢，那有自己想怎樣就怎樣的！你枉自在讀書，古人的話都不曉得呀！‘在家從父出嫁從夫’，你現在就敢不聽‘老子’的話了嗎！？好東西！枉自喫了這久的飯，‘三從四德’都不曉得！一個女子人家的，來鬧這種事情，哼，真是不怕急死人啊！我人活幾十歲，從

沒有聽見過這些稀奇事；我還在外面與人家判斷道理，現在我家裏反出了你這個不守閨教的‘現世報’！以後傳出去了，還有什麼臉面去見人？！這都是我的家門不幸！我與你說：一個女子家不守‘三從四德’啊，你就是死了我都毫不憐恤的！好不要臉的東西！……唉！……”

“真是，太不成話了！婚姻不由父母作主，那還要得，那還成個什麼禮節？！我們那個時候當姑娘呀，硬是規矩，一聽見說媒人來了，躲都躲不贏；甚至有時連飯都不好喫得！沒有像你們現在這個樣子，不怕一點羞啊！醜死人，還有臉來說話！……”她的母親也氣憤憤的接着她父親的話痛責了她一頓。

“我曉得，這一向天天都在外面跑，太不成話了！……”她父親的怒氣彷彿要轉到她母親的身上了。“你全不管束一下，由她一天鬼鬼祟祟的亂

跑；這大的女子了，成個什麼體統！以後非有你們一路，不許出去！家教都不守了，虧得還在讀書！我是說不許她進什麼學堂的，學她媽一些下賤野蠻的脾氣！哼！……”說罷憤憤的出去了。

“你聽說聽教的，不那樣‘怪頭怪腦’的，那個肯說你一句重話呀！？自討得，上人的話都不聽了！……”她母親半責備半安慰似的說了這幾句。

她悲痛得心房上好似有幾千萬利刃在刺一樣；她祇曲肱而枕伏在黑黝黝的梨花棹上嗚咽哭泣，那兩支明媚的秋波，已哭得紅腫如兩個小桃子一般！她本想竭力的反抗爭論，可是一想道“他到底是父母長輩”，不好十分的違逆得，並且一個女子家來參與自己的婚事，與父母嘶鬧，說出去社會上必要傳為笑柄，所以她祇好整天睡在床上，暗暗的哭泣。他很想自殺，可是她又一轉念：“我這是一身就是這樣死了麼？不如在一天盡一天的力，將來

或許有希望亦未可知。並且我苦自殺了，他聽信之後必也要同歸於盡；那豈不反更把他害了！？……’她想到這裏勇氣就漸漸消了下去，“自殺”的決心也不敢見諸實行。

他請的第二次的媒人又來說了，她的父母這一次不比從前還客客氣氣的答覆，現在簡直很惡辣的當面拒絕了。

“老兄，請你回覆張府上：黃鼠狼莫要想喫天鵝肉！沒有官沒有錢就想來娶我的女，那是萬分靠不住的；我們家裏幾輩人都是不招白衣女婿的。請他不要三番兩次的來說，免得討無趣！……”她的父親很不滿意的對着媒人這樣的說。

“哼！是放這樣的人戶，幾百個女都放完了！……”她母親又帶着冷笑的表情接着說。

媒人碰了一個釘，沒有法，祇得將這些話老老實實的和盤轉告。把個仲雯氣苦得要死！在往日的

仲雯，還受得這些話，早已丟在格陵蘭去了。可是這一次不知爲什麼總是丟不開，他總是這樣的想，“她的父母雖是可惡已極，她對我確是好到極點了！……”

他不久聽見說她與她的父母大起衝突，被她的父母痛痛的責罵，並且還禁止了她的出入權。她氣急得痛憤得不得了，將一縷黑黝黝的柔髮剪去！她的父母更不把她當成個子女看待了！她每天祇有睡在床上痛哭。仲雯聽了這些話，更悲憤得痛不欲生，簌簌的淚好似瀑布一般；他每天連飯也不思喫，無論誰來勸他，他總是掩耳不聽。他好似發了狂：一陣睡着哭，一陣仰首大罵她的父母，一陣又在痛咒社會，一陣又在自言自語的念她，一陣又枯坐掉淚，一陣又……。

如此又度了一週。他的精神更萎頓了，容顏大不如昔了！他後來忽地好似由夢中醒了轉來，轉想

道，“天天就是這樣的悲苦，又有什麼用處呢？還是要設法幹纔行！……”於是他決定了他的進行方式。他忽然向他的父母要求，要出去升學。他的父母一面見他在家這樣的悲苦沉淪，不如出去升學將那念頭打斷還免得發生意外；一面又知道不出去升學，將來是沒有十分發展的。於是就允許了他的所請。他又想必須要與她寫一封信，將自己對她的意思，以及今後的進行方策，暨對她的要求，……詳細的告訴她。他足足寫了十四張紙。將這封信帶在身上，跑下縣去。後來好容易花了幾塊大洋將她家裏的一個女僕買通了，纔把這封信送了進去。

“兩地相思一樣同，”她也同樣的患了幾天病。玉容顛顛得十分可憐，從前豐潤的薔薇色的臉兒，現在已如糙米似的一樣蒼白！她正睡在床上含着熱淚在追憶他，突的馮大嫂鬼鬼祟祟悄悄的遞了一封信來。她急忙掩着門兒拆開來看，忍不住兩眶

痛淚往下直吊，將信紙幾乎濕完了。她細細的看完之後，心裏雖是更淒傷起來，眼淚雖是更流得利害，可是她那病却稍稍的輕鬆了許多。

她一面拭着淚痕，一面急急的與他很詳細的寫了一封回信。信內大致是說，“她對他的進行方法，很表贊同。總之，希望他不要中途變心，另外與人訂婚。至於她呢，無論十年廿年都願堅持；誓願永遠保持他倆的‘真純之愛’，誓願以死相持，決不將愛情他移！……”她也寫了十多頁紙；並將她那剪下的一縷青絲，用紙密密的封好，仍囑馮大嫂送了去。她將信送出之後，忍不着又很傷心的哭了一場。

“哥哥！我倆說是在秦廣洞再會，可是現在呢？！……”她悲不可抑了。

少時馮大嫂又悄悄的拿了封很短促而潦草的回信轉來，她急急的拆開來看：

“我無上摯愛的摯愛的雲妹：

由你心靈之深處激盪出來的來信，我已接閱了。我重複的讀了七遍之後，不禁十二萬分的悲憤，同時又十二萬分的感激：悲憤的是你我倆的環境太惡劣晦暗，感激的是你對我的情感實在是真摯，誠信，熱烈，……！啊！我至愛的妹妹，我實在是感激你，你實在是我的好妹妹，好愛侶，生命的保護者；妹妹，要是不有你還活在這世上時，恐怕我的醜濁的殘骸已在夕陽斜照的荒塚中了嘯！

“我是爲你纔出去升學，我必要竭我所有之力進行關於我倆將來的方法。但是，請你，我的妹妹。請你一定要一定要照着你寫來信中的話堅持履行，請你不要爲環境之魔所征伏！我相信你決定能夠的，決定能夠永恆的保持着我倆的‘真純之愛的！

“親愛的妹妹啊，不幸的我倆從此要幾年纔能

再會了；但是，請你不要悲痛愁苦，過分傷心，以免戕賊自身，以免你可憐的仲雯在外不安！好妹妹啊，你總要爲我着想而加意的保養你的身體喲！！

“你寄來的令人傷感的青絲，我如保護我自己的生命一樣的保存着，我知這是你對我的真誠的表示！妹妹，將來我倆的計劃成功時，我倆還是在可愛的秦廣洞歡聚，那時還要更有趣些哩；那時我再將你的青絲拿與你看。妹妹，妹妹，現在雖是一時遠隔，快樂之神却是在後面等着我倆呢！

“我知道你是沒有通信處的：因爲寄在你家裏，恐被你的父母得見要痛責你；寄在你同學處，又怕她們知道了要嘲笑你，非議你，以至傳成笑柄；寄在學校又恐你校長拆信看見了，你還難保不被斥退。唉！現在沒有法子，祇好有便人時，託代一封信面交給你。

“至愛的至愛的無上至愛的妹妹！我今夜決定

上船了，以後再會罷！最後重複的再以十二萬分的誠意希望你，望你堅持着堅持着照着你寫來的信內的話履行，望你永恆的永恆的保存着你今日對我的那一顆‘熱烈真摯之心’!!!

“我的心碎了，我的腦海震盪得昏痛極了！唉！滿腹無限傷心事，盡在深深一歎中！”

“我最愛的最愛的妹妹啊，我在這裏含着痛淚還你一個最甜蜜而又淒涼的吻兒！

你愛的仲雯。濡淚和墨草於臨行時。”

她看完了，忍不住大哭起來，柔弱的心靈，好似萬馬在奔騰！

“我的哥哥啊，你走了麼？你真是走了麼？！我倆那天纔能再會啊？！……”她一面痛哭，一面淚眼模糊的癡癡望着信紙上氣息一抽一緊的說。“你不要疑惑罷，我的哥哥：你的妹妹她決不會負你的，她至死都不得渝她初志的。哥哥啊，我願你從

速努力你的計劃，我願你前途美滿，早早歸來，以免我日夜懸念啊！我的可憐的哥哥，你切不要忘了你可憐薄命的妹妹喲！……”她悲痛得柔膩的喉嚨，好似鐵鑄的一般，再也說不出話來了！

不久聽說仲雯改進了 S 大學的社會學系。

不久又聽說他託一個至友與她面代了一封很長的信來。她看完之後，歡喜得手舞足跳，同時又莫名其妙的傷了一陣心，暗暗的遙望着東方天野痛哭一場。

不久，她的學校開學了；她進校時，病纔剛剛痊癒。她的病雖痊癒了，然思念他的心，却如滔滔的揚子江之水一樣一刻也不會停留。他的像貌時時在她的眼簾前徘徊着，他的笑容時時在她的腦海裏紆徐着，他那對她的情感更時時刻刻在她心之深處閃耀着。

“桃花臉上汪汪淚，忍到更深枕上流。”這就是

縵雲近來在學校日常生活中的狀態！

時間真快，轉瞬又是一個對年。民國十一年之夏季，縵雲畢業了，不消說她是得了張第一名的文憑。不久，她母校的附高就來聘她去任中文歷史及音樂的教員，她在家很過不慣那種單調而苦澀的生活，所以就不辭而竟就斯席。

忽忽又是一年，這是十二年的七月間，她母校的教員們起了‘本校’和‘非本校’的派別之爭，——搶飯盤之爭，她很不願與這些‘餓狗似的教員’為伍，就毅然決然的辭職。接着，縣立第二女學校就來聘了她去。

縵雲今年已屆廿四歲，猶然一朶嫩蕊，含苞未放，仲夏雖時有信來，然以計劃尚未成功，目的尚未達到，當然不能白手歸來。而縵雲則仍堅持着他倆的前約，但有時不免對月生悲，臨春感懷。時有“蘭闥深寂寞，無計度芳春！”之慨歎！

她的父母雖是盡人皆知的‘怪物’，可是還是時時有媒人來說親。然而她却竭力的拒絕，託她嫂向她父母說“至死也不願嫁人！……”她的父母呢？一面也把她無可如何，而一面却因沒有他們理想中的入戶，所以仍然攔延下去。

她在社會上已服了兩個年頭的務，在人海的漩渦中已浮泳了一年多，她的腦筋，她的‘時代精神’跟着也一年年的有點變易了！啊，這或許是‘時間’和‘身體的發育’的威權的所致罷！

那是十二年冬月下旬的事了：暨列與她本來有點間接的親戚關係，所以他倆互相都知道名字，不過沒有談過話——因為遵守社會的禮教‘男女授受尚且不親而況談話乎？！’的原故。

論起這段單純的戀愛史，要算是桂蕊飄香的八月間萌的芽了。中秋節的前四日，那天萬里晴空分外清明，微微秋風，稍帶着一點涼意。暨列左手

挾着個小花提包，右手握着一束含苞半吐的金黃色的桂花，由他的家裏步進城去。當他從田畔的皚白的石路上走時，猛見右側距離略有數丈遠的一條岔路上，一個很娜孌娉婷的女子走着。她也挾着一個提包，蓬鬆的剪了頭的短髮，自然而豪放的步履，真令人羨慕！暨列不轉眼地邊走邊望，她也時時把那黑黝黝的眼光，向他閃了幾眼。少時，走在一條路上了。暨列知道她是到學校去上課——學校在大路之旁——，故意將脚步放慢些，不時又掉頭轉來瞟她一眼；她也暗暗的在瞅他。走了一會兒，將要攔她的學樓了，他故意將脚步越走越慢，他倆的距離也隨着縮小。將要挨身了，暨列忍不住癡癡的望着她，她也不禁紅昏着臉兒低下頭去，繼而又微微的向他一笑，他也紅着臉兒向她一笑。她臨進校門的時候，還回頭向他望了一眼；他直等她進去後，還在校門外默站了一陣，纔緩緩的步進城

去。

一刹那，又是重陽後五日，那天薄暮的時候，倦旅了的斜陽還在嵐煙淡裊的遠山峯上留戀。這時候，暨列正一個人遊了花園轉來，手裏摘了一束開得正絢爛鮮豔的蟹爪菊，一步步的走下河畔來。當他一跨上船頭的時候，一眼就觀見艙中已孤坐着一個清妍的女郎。

“啊，怎麼這般湊巧？！她也在這船上！……”這幾句半驚半喜的話頭，在他口裏滾來滾去，祇不敢貿然說出來。她對他也是感同樣的驚意。

“密斯唐，是到學校去麼？……”他最後搭訕着勇敢的問了這一句，同時心靈也砰砰的跳躍起來。

“是的，我剛由家裏出來。密斯托賈，到花園去玩的麼？……”她也微笑着這樣的回答。

“是的，坐在家裏怪悶人，所以跑到李園去玩

了一陣。”

他倆的話聲又沉寂下來，祇是癡癡的望着河水，有時又互相觀一眼。

“這些菊花開得真好！是在李園摘的麼？……”
她好似不慣過沉寂的生活，又微笑的望着他問了這一句。

“是的，我平時最喜菊花，所以今天摘了一點……”他一邊說着，一邊分了一半菊花遞在她的手裏。“宓斯唐，拿點去養罷，還很好！……”

“啊呀，這怎麼敢當？！……”她滿臉笑容的說。“多謝你呢！……”

這時候，她的心房忽的一跳“哼，我怎麼意志這樣薄弱，那怎麼對得住仲雯？！……我太無道理，太卑劣了！……”她猛可的想到這裏，登時就沉默下來。

“何必這樣客氣呢？！這值得怎麼？！……”他

含情的向她笑着說，她也不得已的還了他一個帶有很不安很冷漠的應酬笑。

船抵岸了，他倆上岸後，他笑向她說聲‘再會……’，她祇淡淡的點了一點頭就分手走開。

是夜，暨列還寫了一首‘夕陽江上’的詩，次日就交與他的友人藉人君去登在朝暎週刊上發表，以表示他對她的情意。

這首詩不上一禮拜就刊了出來，她當然看見了。她看見這首詩的時候，不禁臉兒一紅咬着唇兒一笑，同時又感覺着一點隱痛和不安。

他倆不久又在路上會着，但不便談話，因為市上人多的緣故。她祇紅着臉含着神祕的微笑，瞪着一對漆黑晶瑩的眸子，向他癡癡的望了一眼。他很不好意思似的向她一笑——含有無限深情的笑。

是冬月廿五的一天，暨列的表兄 S 君於前禮拜因虛弱病逝世，定於明天出殯，今天照例‘要坐

白’（吾縣舊例：凡出殯前一日，必大宴親友，名曰‘坐白’。），所以來客非常的多。她與 S 家是直接的親戚，今天當然也來了，可是她的母親因年老不慣熬夜，又兼家裏沒有人照料，所以沒有來，他的嫂又回娘家去了，至於她父親更不愛熱鬧；所以祇有她一人來。他倆會面的時候，彼此都不免向視一笑。可是因眼目太多，祇好將深情蘊在心裏；這真是所謂咫尺人天。兩性中的無形而偉大的高啣啊，你何時纔能毀去，毀去，徹底的毀去！？

是夜，他倆對面的坐着聽‘孝歌’（吾縣風俗：凡死人之家，從人死之夜起，每晚必雇專門斯業者，來一人打鑼，一人打鼓，互唱古書傳奇等，有時兼唱最滑稽的新奇故事一段，必令人捧腹解頤；此名曰‘伴亡’，或曰‘唱孝歌’，‘輓歌’。）的時候，不時互以眼凝視着。他倆爲本能所支配，心靈兒早已和成一個了！

在往夜的暨列，老早就去睡了，因為他知道夜裏不睡，是一件最損精神的事。今夜不知為何外面街上打了四更，還有說有笑精神百倍的坐着不動。他的母親來催他去睡，他祇借故說“看着表兄明天要安葬，也得要陪他一夜，盡一點心嗎！……”他的母親就不好再催得他。她知道他的用意，忍不住掩着口低着頭兒笑。S家的主人來請她去睡，她也推辭不去。

次日黎明的時候，就要‘發引’了，暨烈以為她要送去送喪，所以纔跑到樓上去安神。這間樓在堂屋的左側裏面，異常的寂靜。樓上那間寢室，非常的狹小，除對面的安置着兩間新式客床外，中間僅容下一張楠木的梨花小棹。

這時樓下異常的幽寂，人們盡都送喪去了，祇有幾個雇來的廚子，在廚房裏煮飯。暨列在將睡熟的半眠狀態中，覺得有誰將他輕輕的搖了兩下。他

因爲倦極了，也沒有心睜開眼來看。少時醒來，半啓朦朧睡眼：髣髴對面床上有人臥着。他抬起頭來擦了擦眼睛仔細一看：唉，他的心不禁急的跳蕩起來；原來是她閉目屏息的仰臥在那裏，碎花綢面的錦衾，斜覆在她的身上。

他忍不住坐了起來呆呆的將她望着，五花八門的心靈，跳蕩異常利害。一副美麗女郎的睡圖，陳在他眼前，這使他怎樣也不能按捺。他的氣息也屏住得吐不出來了。全身的血流沸騰得如海潮一般。他的官能的本能要求，勃發得不可抑止，他的生理上已起了猛烈的變態！他想叫也叫不出來，想笑也笑不出來，想硬着心睡下去那更是十二萬分的不可能。他想走過她那床上去，覺得這又太卑劣了，並且她又是個真純的處女，侵犯一個處女的‘神聖’，擅摘人家一朵‘真美’，那是最不道德(?)，最不應當的一件事！可是內部的衝動，本能的要求迫

使他不能不去。他的腦海裏簡直起了劇烈的戰爭，他的身子直如一片枯葉浮在波濤洶湧的海潮中似的。最後，終歸本能戰勝了，‘物質的慾’支配了他的意志，不由自主的一翻身起來，輕輕的走到她的床上去，一揭錦被扑進去，緊緊的將她摟懷着。他的呼吸簡直緊張得換不過氣來！

她忍不住‘噗嗤’一聲的笑了出來，柔膩的臉龐上，羞得紅如烈火，柔弱的心靈，也與他一樣的不能自主了！

他見她笑了，就乘勢放開一隻手去解她的褲帶，她羞得更難看，她的如要飛迸的心兒，跳蕩得更利害，她忽的覺得仲雯的影子在眼前一現。

“這怎麼要得，怎麼對得起仲雯？！……我與他倆是怎麼約的，將來我怎樣對他？！……”她想到這裏，登時用力將疊列的手推開，緊緊的將褲帶握着，同時一翻的坐了起來。

“…………?”蟹列很驚異的很失望的瞪着她。

“密斯托賈,對不住,實在是…………我有…………
苦衷!你曉得我…………與仲雯…………哥是訂了約
的,我假若與你…………,那怎麼對…………他呢?!…
……”她十二萬分的不好意思,兩眼包滿了熱淚,
幾乎要哭了的樣子,顫顫抖抖的說出她的緣因來。

“我願與你作永久的好友,密斯托賈!祇有這
事我是決不…………的!…………”她忍不住低低的哭
了。

“啊!……我怎麼這…………哼!…………”蟹列心
裏後悔起來。“密斯唐,我實在…………對不起你,我
真不知是什麼緣故!謝謝你,承你把我從地獄裏拔
了出來,我真是感激你,請你原諒我!…………”他好
似由夢幻中被一聲霹靂驚醒轉來,很慚愧很感激
很不安的蓄着眼淚的說。

“那什麼要緊呢!請你不要多心,我實在是對

不住你！你也曉得……”她邊說邊用手巾在拭她的眼淚。

“宓斯唐！我實在是對不住，請你不要這樣，越使我難過！我從此努力的懺悔……我實在感激你把我從夢中喚醒！……”他一面披好衣服，拭着淚下樓去了。

是夜，暨列回到家裏，悔恨得坐臥不安，痛痛的自責了一頓；後來提起筆草了一首‘懺悔’的詩，交他的友人去登在朝曦刊上，他的心纔稍稍的安慰了一點。

她那夜也同樣的悔恨，同樣的自責了一頓。“哼！假若我不是覺悟得早，那還怎麼去見他呢？！那個時候我真不知是什麼緣故！彷彿有魔鬼迷着似的！……”她後來也寫了一首同樣的詩，不過不好拿出發表。

不久暨列就出外留學去了。

她聽說聲列走了後，莫名其妙的不能自制的還暗暗的傷感了一場，髣髴好似失了一件什麼寶貴的物件，心裏感着孤寂的淒涼！

六

又是一年了，十三年的暑季，縵雲被C小學校聘爲主任教員。

韶華已屆廿五度的縵雲，青春期當然已達最後的一個階段了。她每夜擁着那一縷薄衾，孤淒淒的望着燈兒心裏十分悵悶，傷感，忐忑，長吁短歎，每每一夜睡不熟。這時正當秋深天氣，那片片的殘英，隨着一陣陣淒風續飛，飄落在那代着衰意的草地上；她觸着這種景物，每每就聯想起“青春易老，紅顏難再！”“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的一些話來。她想到這裏，便覺得神魂不寧，四肢軟弱，心靈裏虛渺的一無所有，飄蕩得不能自止，

什麼事都無心去作，髡髻連路也走不動了！

C校是F氏的校長，這校長已有卅四五的年華；瘦削的面龐，長條的身軀，三角形的下腮，高突着的顴骨，嘴邊長着兩灣牛角似的‘仁丹鬚’，平滑無表情的臉上，微綴着幾點酒刺雀斑，他說話聲音非常宏大，精神也非常強健，儼然一糾糾武夫。他平時無論與誰談話，總是翹着嘴，瞪着眼，現出那威廉式的樣子，聲若洪鐘的說；可是他與縵雲談話時，却不知何故總是笑着臉，低着聲，很和藹很溫柔的。這或許是他尊重(?)女子的表示罷？！然而縵雲却很憎惡他那副樣子，很不願接受他那種人造的溫和的情感。

女教員和男教員‘當然’不能談話，祇有校長彷彿有種‘特權’可以時時與她親近。可是她因不願見他那種‘如下官見上官’‘如孝子見慈母’似的諂媚可鄙的醜像，所以每次都是稍談幾句即含羞走開；長

時間爽談的次數很少。

她度着這寂寥苦悶的時日，恍然間臘去春還和風拂柳又是民國十四年的清明時節了。

縵雲在這良辰美景的豔陽時節的期內，神經狀態完全與曩昔更不同了；鎮日裏情思繾綣，行坐若飄，心裏總感覺着一種說不出的煩悶和慌亂！

“長吁解羅帶，怯見上空床。”這就是縵雲近日的常態。

這天縵雲悶得無聊，想到校長室去；剛剛走到門前，聽見內面有個女人的話聲，她在門罅邊一窺，原來是校長同着一個卅歲的中色婦人在談話，婦人膝邊倚着個六七歲的孩子。她知道那婦人是剛由鄉下來的校長夫人。她看見校長與他太太坐在一塊兒有說有笑親親熱熱的繇談，她已紛亂了心靈不禁更紊亂起來。同時粉臉上也紅了一紅，忍不住低低的歎了口氣，她這一聲歎氣，一面是在傷

感自己，一面又是在羨慕他倆。

一天午後四點鐘時，縵雲呆坐在紅木欄杆的窗下沙法上，兩腮緋紅，短髮兒蓬鬆鬆的散披在頭上，春色情思，洋溢勃露於眉目間。原來她剛由她表兄區家喫了‘喜酒’歸來。她表兄新娶的是她在師範時的一個同學蕙珉女士。當昨天迎娶的時候，她候着‘新人’的客人走完了，纔悄悄的走進房去，拉着新人的手，低着頭斜睨着她的臉兒，笑說道：

“蕙珉，你認得我不？……”新人羞得臉兒紅紅的不作一聲，祇是微微的笑。“你從前說‘決不嫁人，嫁人好似鳥兒入了牢籠……’！’怎麼你今天又到這裏來了呢？！……”蕙珉被她說得怪難爲情，忍不住‘潑嘍’一笑，伸手去擰她的腰際，她急忙一閃身，讓在一邊掩着嘴格格的笑個不了。

是夜她睡在床上，萬感千緒都來迴繞她的腦房，輾轉反側，一夜不能入夢。

次日午飯後，縵雲飲了點兒酒，覺得醺醺然有點醉意了。她乘着無人的時候，走進新房去，笑嬉嬉地望着惠珉，惠珉祇羞得垂着頭，手裏不停的在整理那手錶的帶子。

“昨夜睡好嗎？……”她掩着嘴笑，代着戲謔的神韻說。“一個女孩兒家的，無故同着一個素不相識的男子睡在一起！……”

“你二天不是一樣，等我來報復你嗎！……”
惠珉紅昏着臉的笑答。

“你這咬舌根的猴兒，……”縵雲臉紅紅的伸手要去擰她的腋窩，她急忙告饒，她纔算了。

她出房來，走到那邊的一間客房去，一些女客正在鬼鬼祟祟的笑談昨夜新郎與新娘的故事。

“這些瘋婆子真沒意識，去談人家那些怪話！……”她站在門外竊聽了一陣，聽得不好意思起來，低低的笑罵了這兩句。同時臉兒也浮溢出桃花

樣的春色，心裏也狂蕩起來，覺得十分的慌亂。匆匆的向主人道了聲‘謝’，就如夢遊幻者似的走回學校去。

今天正值星期日，校內的雜役——除看門的老叟外，都出去閒逛去了，教員些更不消說老早就風流雲散各適其所；所以寂靜得好似深山古寺。她默坐在窗下，心裏異常的煩燥，她想起剛纔那些女客說的那些不潔淨的話，又想起妙齡秀麗的蕙珉同她表兄昨夜的樂趣——新婚的樂趣，她默默的在描畫他倆昨夜的經過，她想到不能再想的時候，她的心靈更翕翕的跳蕩得利害了，她的身子也像飄搖起來。

“哼！蕙珉真幸福！……”她恍惚的說了這一句，心裏更支持不住！她忽地又想到那天校長與校長夫人倆的親熱上去。

她回過頭來，望着窗外的園內：那玲瓏潔白的

假石山畔一叢叢的玫瑰，開得胭脂般的紅潤，晴明的陽光洒在花瓣上翠葉上，更映出異樣的光彩！綠茵的柔草，好似一副副極美麗的大絨毯。着五彩衣的嫵娜輕盈的蝶兒，一對對的結着伴兒在那花間踽踽飛舞，髣如那剛定婚的愛侶，挽着手兒來踏青翫春似的。她覷着這一派春色，心裏更狂盪起來。一縷縷暖和的清風夾着那一點點花的馥氣噴入她的心靈裏，她更覺得如失了知覺的身子要飛騰起來。她忽的一側身從書架上取出一冊洋裝的西廂來，急急的將‘酬簡’那一篇翻開，低聲的從中間唸了下去：

“…………軟玉溫香抱滿懷，呀！劉阮到天臺！
春至人間花弄色。柳腰款擺，花心輕折，露滴牡丹開！蘸着些兒麻上來！魚水得和諧，嫩蕊嬌香蝶採，
你半推半就，我又驚又愛！檀口搵香腮；……………
…”她本擬借這本書來聊以自遣，聊以安慰，誰知

唸到這裏，那情火慾燄，更發出了萬丈的光鉞來！癡癡的望着書面，靈魂兒已飛逃出去了。正在這個時候，恰巧門帘一動，F 校長又笑吟吟的走了進來，她毫不覺得。F 校長輕輕的走到她背後一看，見她望着書面呆呆的好似失了魂。他又將他看的那頁書一行行的看下去，他明白了，明白她個中的道理了！

“密斯唐！……”他低低的喊了一聲。

“嗯！坐！……”她神昏意亂的站起來臉紅紅的。

“你看的什麼書？……啊，西廂呀，這本書著得真好呢！……”他現出一種柔媚溫和的假猩猩樣子。笑嘻嘻的睨視着她說。“這本書在文藝上的價值是很有地位的！……張生與鶯鶯真是幸福，真是人間的嬌子！……那是多末甜蜜而且快樂啊，現在恐怕；……，哼，而倆的幸福可以說真是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那有什麼好，不過是……”她說到這裏忍不住一笑，那柔弱的心兒更狂蕩得如海潮中的一片秋葉。

“不然，不然！密斯唐恐是不知其中的內容罷！……‘今朝有花今朝折，莫待無花空折枝！’其實人生應該要作一個‘享樂主義者’纔不是木偶般的‘白癡’！……”他笑嘻嘻的乘勢說出許多風流話來。縵雲祇笑吟吟的俯着頭兒，佯裝着在翻那一頁頁的書；她的神魂彷彿被惡魔攝去了，血潮上湧，全身發起怪熱來，熱得異常難受。在往日她必要嚴正的拒斥，可是今日竟如換了一副腦筋似的——卽F校長也驚覺她今天對他的態度是異常的特別！他見是時了，笑容可掬的走近去挨坐在她身旁握着她柔滑的手兒。在平時她很不願與他接近，不知怎麼今天竟任他握着手都不則一聲，祇是垂着

粉頸。他乘勢又用他的手術來：一支手握着她的手兒，一支手在她的手背上手腕上，輕輕的緩緩的摹撫，摹撫得她的性慾更不能制止了，她那……簡直起了極大的異常的變態。

他知道她入籠了，輕輕的將她攬來坐在懷裏；兩支手就在她遍體撫摸，撫摸得她全身酥麻，遍體酥軟，呼吸也緊蹙了，知覺也麻木了；一任他輕薄！

“雲妹！你真的愛我麼？……”他涎着臉的笑問。

“……………”她羞得異常難受，祇俯着頭兒微笑。

他隨即將她的上衣解開，抱去臥在床上，側過來又將門兒闔上，自己也將衣服解開，又笑嬉嬉的來解她的裙裾，她猛的覺得仲雯的影子在她眼前一閃，她心裏不禁砰砰的陡的跳得如要飛進一

般!“怎麼對他呢?!……”她急地用手將褲帶握着不容他解，嘴裏要想說，可是不知怎地再也說不出來。他見她這個樣子，以爲她是害羞，又用手在她腰際，胸前，乳房，輕輕的撫摸，她不禁遍體酥軟，神經也好似失了知覺，呼吸緊張得幾乎要窒息了，柔弱昏亂的心靈跳躍得聽得出聲音來，一縷髒髒代‘牛黃味’的怪熱氣從腹內傳到口裏來，腦都覺得昏眩了，她忍不住終將手兒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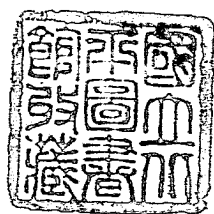
她的眼前仲愛的影子，髒如影戲一般，不斷的連續的顯着，髒髒在向着她媚笑，又彷彿在含着淚不轉睛的望着她。可是，她如在酣夢中沉醉中似的，恍恍惚惚的實不能自主，一任他解帶寬衣，一任他將她褪成一個裸體，她祇側着她似有千斤重的震盪得異常難受的頭兒，不作一聲，粉嫩的臉兒上越發昏紅得鮮豔逼人！最後，他將她緊緊的攬偎着了，他倆高熱度的赤裸的肉體如磁鐵一般的

緊貼在一魂兒了！同時，仲雯的翩翩的影子，在她眼前也更現得明顯而急迫！

從此後，她那兩腴上的聖潔的處子嬌耀，不復再見了！

.....

玫瑰花的幽香，隨着微微的裊裊的薰風流漾，輕輕的蝶兒，在那綠茵的草地上款舞。園裏異常的靜寂，鳥兒也好似倦極午睡去了，不聽見一點兒唱聲；祇有那紅楠木欄的玻窗裏，隱約的時時透出一縷縷模糊，沉濁，低微的嬉嬉笑聲！.....



一九二九年八月廿日出版

1 — 1500 册

版權所有

每册實價大洋三角

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發行

